



沿着黄河游甘肃

□ 王瑞

编者按

“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李白笔下挟雷霆之势的黄河，在913公里的河道上，塑造了陇原大地黄河沿岸的万千姿态。黄河岸边，既有兰州城郭里大河与铁桥的相守，也有临夏河谷中各族风情的温润；既有炳灵寺石窟里千年的凿痕，也有龙湾村边的塞上绿意。这些被黄河浸润的地方，把独特文化与民族风情融入河水之中。你的每一次沿河之旅，都是一场别样的遇见，每一程都有不重复的惊喜。

临夏:陇上水乡 黄河三峡

总听说黄河是“怒涛卷霜雪”的性子，是“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壮阔。直到沿黄河走进临夏永靖，才遇见这条母亲河藏在峡谷里的另一副模样——在临夏大地，它的模样原是立体的。

它的脚步先在积石山下响得热烈，硬生生凿出25公里长的积石峡；奔至永靖县，却陡然收了咆哮，像被这片土地轻轻安抚，温柔转了方向。107公里的县域河道里，它以一道灵动的“S”形铺展，炳灵峡、刘家峡、盐锅峡次第相依，组成了黄河三峡的奇景，也成为西部的“在水一方”。

一路开车往炳灵峡去，不过半小时，转过一道急弯，路边的树忽然稀少，红砂岩山壁立在眼前，炳灵寺石窟就嵌在这山壁上——不是平地起楼阁，是顺着山势凿进去的。红石头被岁月浸得发亮，像泼了层朱砂，石窟窗棂挑着小旗，在风里轻轻晃。这座始凿于西秦的石窟，距今已有1700多年。“炳灵”藏语意为“千佛洲”，四周山环林翠、鸟语花香，既有古刹的静，又有文人墨客题诗作画的雅。

再往峡中深处走，山更陡了，崖壁几乎直上直下，红砂岩的纹路被水浸得分明。黄河水贴着崖壁流，窄处不过十几米宽，水色沉了些，水流也急了，卷着小漩涡撞在岩石上，溅起的白花花落在水面，碎成一圈圈涟漪。

从炳灵峡乘快艇顺流而下，视野忽然敞亮——刘家峡水库到了。这个因水电站蓄水而成的高原湖泊，也叫“炳灵湖”，55公里湖岸线绕出20万亩水面，最宽处达6公里，是西北最大的人工湖。驻足眺望，水面铺得开阔，是深碧色的，像块被雨水浸透的老翡翠，连浪尖都染着墨绿，轻轻拍着岸边岩石。本该在此一泻千里的惊涛骇浪，被

大坝拦挡后，竟化作了这般柔情万种、风姿绰约的碧水。

往前再走，便见黄河与洮河“泾渭分明”的奇景：受上游降水影响，洮河黄沙滔滔，撞进刘家峡水库的清波里，一清一黄界限分明，在水面铺出两道色带，格外壮阔。过了洮河口，147米高的刘家峡大坝骤然立在眼前，将向西流淌的黄河拦腰截断，坝上龙门吊矗立，蔚为壮观。

再往下游，盐锅峡水电站的雄姿映入眼帘，相邻的老虎沟更藏着惊喜——那里有世界罕见的大规模恐龙足印化石群，让这方水土又多了层穿越亿年的神奇。

回去的路上，“花儿”的旋律在林间回荡，调子悠扬。窗外的黄河渐渐远了，可每一处景致都刻在了心里：原来黄河从不是只有一副模样，它在临夏的三峡里藏了温柔，等着每个沿黄而行的人，慢慢遇见。

兰州:一河穿城 半城烟火



兰州中山桥 田蹊

的烟火。

刚过中山桥不远，路边绿地上忽然冒出片青铜色的“市井”：一组组雕塑嵌在草坪里，有老两口蹲在石阶上洗衣的，有男子扛着扁担往岸上运水的；最逗的是个光脚孩童，踮着脚往河里扔石子，连脸上的笑纹都刻得清清楚楚。正对着雕塑的小广场上，几个穿蓝布衫的老人正拉二胡，弦音混着黄河的水声飘过来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跟着调子在雕塑旁转圈，好似一朵绽放的小花。

再往南走，河湾里忽然冒出一片“木头森林”——这里是水车博览园。几十架老水车在水边站成排，最老的那架据说转了快三百年：木头辐条被河水泡得发黑，轮叶边缘磨得发亮，水流推着轮叶吱呀呀转，声响混着河水的哗呼声，像

支唱了几百年的老调子。

正午的阳光晒得河岸发暖，沿岸巷道里飘来牛骨汤的香气——是该吃碗地道的牛肉面了！走进面馆，师傅系着白围裙站在锅前，手里的面团在案板上“啪”地一摔，扯成丝线般的面条，丢进沸水，捞出来浇上肉汤，撒把翠绿的蒜苗，再淋上红油，辣香混着肉香直往鼻子里钻，光看看就忍不住咽口水。

一碗牛肉面落肚，在河边歇了片刻，再沿滨河路往南走，就到了小西湖公园。公园挨着黄河边，一进门便懂了“城在景里”的意思：眼前是片荷花池，粉白的荷瓣浮在水面，有的半卷着似怕晒，有的敞着怀露着嫩黄的蕊；荷叶上的水珠被风逗得滚来滚去，坠进水里时“叮咚”轻响。岸边石凳上坐了几个老大爷，手里摇着扇子，嘴里哼的秦腔调子忽高忽低，顺着风飘到河边，连水里的鱼都似在游着应和。

公园平台尽头是座仿古亭，亭柱上刻着“黄河万里抱城来”。站在亭里往外看，南山皋兰山绿得深，树影把山坡染成墨色，连石缝里钻出来的野酸枣树都透着浓绿；北山白塔山却是另一番模样，山顶的白塔像支玉簪插在坡上，衬得山形愈发硬朗。

而中间这条黄河，正是把两山连起来的纽带。河水贴着城根慢慢淌。往西边望，河湾里泊着几只羊皮筏子，羊皮囊被太阳晒得发亮；东边不远便是中山桥，铁桥的钢梁在阳光下泛着锈色，桥上行人来来往往，他们的影子被拉得老长，缠缠绵绵的，竟分不清哪是桥影，哪是人影，哪又是河自己的影……

甘南:草原上的“黄河序曲”

浑黄，而是清，浅清，水在草原上绕来绕去，一会儿向左弯，一会儿向右拐，把草原切成一块一块的，像给绿毯绣了银线。岸边的草没过脚踝，开着黄的、紫的小花，牦牛甩着尾巴在水边喝水，影子映在水里，一动，水就晃成了碎银。

顺着河岸走，才发现这河藏着调皮。地势平阔，它便没了拘束，时常分几股细流岔出去，在草原上东绕西转，像个贪玩的孩子，直到撞着远处的雪山，才乖乖绕回干流。水丰时这些岔流便漫成湿地，天鹅、灰鹤成群游弋，连草都长得格外旺盛。

走进草原深处，能看见牧民的帐篷，白的，像落在绿毯上的云朵。帐篷外的阿妈正挤牛奶，木

桶放在草地上，牛奶滴进去，“嗒嗒”响。她见我过来，笑着招手，递过碗热奶茶，奶香味混着酥油香，热乎得暖手。

喝过阿妈煮的奶茶，挥手作别后继续往前走，不远处的黄河首曲第一桥渐渐显现出轮廓。那桥像架在云气里的虹，朦胧又清亮。站在桥边望，河水过了桥仍蜿蜒着淌，清凌凌的水面像块透亮的镜，映着蓝的天、黄的草，还映着远处帐篷顶飘出的淡青炊烟。

再登上高处眺望，才见得全貌：黄河从雪域深处流来，冰雪融水汇成细流，一路九曲回肠，把湖泊、草原都揽进怀里。它在这里不慌不忙，慢慢淌，慢慢养——养着湿地里的鸟，养着草原上的草，养着玛曲的烟火。



永靖黄河三湾 马伊星

白银:黄河切出的“大地刻痕”

唐代诗人王之涣《凉州词》里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，寥寥七字便勾勒出黄河横亘天地的壮阔。这条滋养华夏的母亲河，行至上游祁连山麓的景泰县时，藏着一处自然奇景——白银市景泰县中泉镇龙湾村的黄河石林。

从兰州往北走，黄河渐渐换了模样，少了穿城而过的温润，多了几分“活泼”的野趣。到白银时正逢午后，车沿黄河石林的盘山路往上爬，窗外景致突然切换：没了兰州的垂柳梯田，只剩连绵的土黄色山峰，山缝里嵌着条浑黄的河，正是黄河。当地人说，这便是“黄河石林”，是黄河用几万年时间，在这片土地上刻下的痕迹。

九曲黄河十八弯，冲出兰州向北奔腾的黄河，到景泰县境内竟来了个优美回旋——如神龙摆尾般掉头向西，本应东流的河水在此改道，反倒绕出一方塞上江南，这便是老龙湾。不寻常的走向，孕育了不寻常的景致，亿万年来，黄河石林与老龙湾相依相伴，默默隐居于这片天地。

黄河与石林相生相惜，曲折蜿蜒间石林耸立、沟壑万千，而谷底长4.5公里的饮马沟大峡谷，正是整个石林的核心。相传古代蒙古人曾在此牧马，沟口可驱马至河边饮水，“饮马沟”之名便由此而来。

饮马沟大峡谷谷底距地面百余米，龙湾村就守在峡谷入口，像黄河臂弯里的一片绿洲——黄河、石林、峡谷与村庄相映，构成独一无二的震撼景致。要进峡谷，得先从地面入口乘车辆经坡陡弯急的“二十二道拐”，急速下降到谷底的龙湾村。车子转弯下降时，黄河与绿洲不时闪现：俯瞰可见黄河大转弯如臂弯揽着龙湾村，河岸房屋紧凑、农田绿意盎然，与周围的黄土、石林形成强烈对比。到了谷底，黄河近在咫尺，峡谷也隐约在望。

下了车往峡谷里走，便到了石林主沟。黄河冲刷过的石林群让人跨越时空遐思：抬头望去，两侧的山像被刀劈过一般，土黄色岩壁上满是竖纹，阳光洒下时，亮处泛着金辉，暗处沉得发黑。“观音打坐”“屈原问天”“木兰远征”……这些高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景观形态各异，处处可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再往前走，奇峰怪石愈发密集，让人目不暇接，步行约两小时后，山谷渐宽，石林地势平缓，谷口已在眼前。

从峡谷出口沿谷口山坡往上走，到观景台俯瞰峡谷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徒步至顶部时，石峰林立，俯视如万千勇士立谷底英姿飒爽，又如千军万马待命出征杀气肃然；一路山势愈险景色愈奇，山谷波澜起伏，谷底似万千刀尖直立。登上山顶观景台极目远眺，黄河曲折流过山峦峡谷，夕阳下波光闪耀如金色丝带，山峦起伏、绿洲茵茵，山水相依、动静相衬，气势格外磅礴。

傍晚在龙湾村歇脚，村子藏在峡谷拐口，黄河在村边绕了个弯，圈出一片绿田。村民说这是“黄河第一弯”的缩影：田埂边的老梨树落了叶，枝丫指向天空，树下晒着黄澄澄的玉米，堆得像小山。坐在田埂上看日落，黄河水被染成橙红，远处的石林成了剪影，风里带着沙，却不燥——原来黄河的粗粝里，也藏着给村庄的温柔。

这场旅程满是诗意与惊喜——既有黄河奔涌的豪迈气势，又沉淀着甘肃历史人文的厚重底蕴，更藏着自然景观的奇绝之姿。每一步驻足，都能让你触摸到那份别样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原来黄河从不是单调的模样。它在陇原大地上蜿蜒漫行，一程又一程的流淌里，把水的千般姿态、土地的本真性情，还有沿岸人家的烟火日子，都浸润得格外意味深长。



黄河从玛曲曼日玛草原蜿蜒流过 田蹊